

（独幕喜剧）

魏連珍 著



不是夢

內 容 說 明

胡工程师輕視工人，不相信工人能够进行发明創造。郝大平送一幅設計图来給他看，他看也不看。他的妻子王文清便和郝大平扮了一个戏来諷刺他，最后他才发现工人設計的机器图上正好克服了他自己的設計中最大的困难。这个小喜剧，人物少，适于一般工矿业余剧团演出。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10070·204 字数17,000 开本787×940 1/32 印張 1 1/16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册

定價 (7) 0.12元

人物：胡名江——四十二岁。

王文清——三十六岁，胡名江的爱人。

郝大平——二十七岁。

时间：春季，某星期日的午前。

地点：某城市胡名江的家里。

布景：一間舒适的屋里，窗外一片春色。工厂的烟囱隱約可見。窗戶近旁的牆上挂着一面大鏡子。右門通向室外，門旁有一衣架，架上挂着衣帽。左門通向內屋，門旁办公桌上有文具、暖水瓶等。桌前有一靠背椅子。当中有小型茶几一个。几上有飲茶用具、紙烟、烟灰盒等。茶桌兩旁有小沙发一对。

幕啓。王文清身穿制服，大白翻領衬衫，新式皮鞋。她坐在沙发上，正在全神貫注地讀着一个剧本。不时地手午足蹈，发出笑声。

胡名江身穿白衬衫、毛背心、西服褲，穿着拖鞋，帶近視眼鏡，由內屋慢慢騰騰地走出，双手捧着一本書——《技術規章》，双眉紧蹙，正全神貫注的讀着。一面讀，一面向着沙发处移动着。

胡名江 （当他刚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用力拍桌子）
笑！笑什么？——你。

王文清 （先是吓了一跳，后又笑着）你 看看，你 也
会忍不住笑的。

胡名江 誰象你？把一个人的“笑”，看的那么随
随便便，真不怕失掉身分！

王文清 （莫名其妙地）什么身分？

胡名江 你完全忘了你是大夫，而且是医务主
任。听说你在医院里，还管给他们写黑板报，
编快板，哼，你忘了你是个有知识的人？

王文清 照你说来，有了知识的人，就不应该接
近群众，不应该笑，走路来最好迈四方步
是吗？

胡名江 （点头）当然很好，而且非常正确！虽
然有所不同，但是我基本上同意。

王文清 哎哟！我的天哪！世界上的人如果都要
有了知识，连“笑”也不能笑了，走路都得迈
着四方步，哎呀呀……那可成了什么呀？

胡名江 （走近爱人身旁，伸着脖子，向着王文清的
耳边）文清啊！你不要不相信我的话，我要
把我的高深的知识，也就是千金难买的金玉
良言，传授给你。你不能只看我们开会的时候喊：（高声）向群众学习！向工人学习！
（低声）实际上向他们学习些什么？学习他
们粗手笨脚吗？学习他们乱吵吵吗？说，向

他們学习，是为了让他们听了舒服，你明白嗎？不要总怪我文質彬彬啦……什么摆架子啦……什么不能团结群众啦……实话告诉你吧，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你越是摆架子，别人越会把你当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王文清（捂住了耳朵）哎呀！（离开了沙发）你怎么说出这些话来了！哎呀！哎呀！我一定要让你立刻读读这个剧本，让你看看和你一样的人，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

胡名江（急忙躲开）我是一个机械工程师，你不让我读这本《技术规章》，倒让我读那些闲书，真是糊涂，岂有此理。

王文清去夺丈夫手中的书，胡名江坚决不放手，二人左右旋转，忽进忽退，忽快忽慢，很象一场可笑的舞蹈。

王文清 我是为了爱护你。

胡名江 你既然真正为了我，你不知道我明天要到上海出差嗎？为什么你还不给你的同乡王工程师写封信？让我顺便认识认识那位有学识、有名气的专家呢？

王文清 你的心目中，除了专家就是工程师，为什么对工人，从来也不放在心里？

王文清趁机猛伸手夺书，胡名江急忙闪身，不料将一只拖鞋甩掉。他一只脚抬了起来，一只脚向前一跳，本想穿那只拖鞋，没想

到足下无力，上身搖晃，两只胳膊象翅膀一样上下搥动。

王文清很想扶住丈夫，偏巧被丈夫手中的書搥迷了眼睛。他一手揉着眼睛，一手去摸丈夫，三摸两摸沒有摸着，胡名江早已站立不住，不但沒有蹬上拖鞋，反而前合后仰，两只胳膊又象风車一样地倒轉，手中的書早已扔向半空，結果“撲通！”坐在地上。

王文清（心痛地）哎哟！（急忙上前拉丈夫）快坐在沙发上吧。（扶丈夫坐在沙发上。慌忙撫摸丈夫的額頭、胸部）你覺得哪里痛嗎？

胡名江 我的書哪？

王文清（安慰地）別着急，我給你找來。（找來書交給丈夫，又去撿來拖鞋，替丈夫穿上。）

胡名江把書放在怀里，从褲袋里掏出手帕，拉住爱人，替爱人擦手。

王文清（和藹地）江！不要再抱住这种旧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死也不肯放。（叹气）你知道我多麼為你担心哪！

胡名江 噢！你反倒为我担心。难道我不懂得爱国？难道我不懂得爱党？虽然我不是个共产党员，但是我只要研究出一架机器來，要比你們为国为党的貢獻大的多！

王文清 可是你至今日夜不停的研究机器，为什么还没有成功？

胡名江 你知道什么？一架机器沒有几年工夫，

是絕對不能成功的。

王文清 我相信你要去找有經驗的工人，一塊多研究研究，恐怕早就成功了。

胡名江 找工人，工人頂多能創造些粗笨的工具，我要創造的是一架複雜的機器！

王文清 你呀……唉！我去給你拿《實踐論》來讀讀吧！（進入內屋。）

胡名江 （自言自語）哼！什麼論也不能論出機器來。（要想讀書的樣子。）

門外敲門聲。

胡名江 誰？進來！

郝大平身穿藍制服，挽着袖子，足穿布鞋，手拿一卷圖紙，圖紙外面還用報紙包着，興高采烈地進來。

郝大平 嘻……胡工程師……（忽然想起）哎呀！

我忘了先敬禮了。（脫帽、鞠躬）嘻……胡工程師……

胡名江 （板着面孔）你在哪里作工？

郝大平 作工？今兒個不是禮拜嗎？

胡名江 我問你在哪個單位？

郝大平 噢，你問我在哪個單位嗎？咱們不都在一個單位嗎？

胡名江 （高傲地）你叫什麼名字？

郝大平 （稍微變了臉色）噢？你怎麼見了我好象不大高興？

胡名江（皺着眉）我問你的名字。

郝大平（和藹地）你看，別人問我的名字，差不多都是这样：（轉過身去，學別人）同志，你貴姓啊？（轉過身來，學自己）……好說，好說……我姓郝。我叫郝大平。（轉過身去，學別人）噢！郝同志嗎？請坐，請坐……（轉過身來，學自己）啊，不客气……不客气。（坐在沙發上，立刻又離開。）

胡名江（想）郝大平？郝……大……平。噢！

有個外號叫好挑皮的，是你不是？

郝大平 嘻……這得說……半是半不是，因為事情分誰看，話得分誰說。有的人見我愛說、愛笑、又愛唱，就認為我是愛挑皮，可也有人認為我……

胡名江 是誰讓你來的？

郝大平 這还用問？還不是咱們那親愛的火車。

胡名江（不理解）火車？誰叫火車？

郝大平（奇怪地）噫？怎麼你連火車也不知道？

就是每天在鐵路上跑的那個，那不就是火車嗎？

胡名江（自覺受了侮辱，更加有氣）去！什麼亂七八糟！

郝大平 噫！我說的是實話呀，你怎麼？……

胡名江 去！

郝大平（低聲）胡工程師，你這是何必哪？你沒

有听见唱歌吗？（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

王文清手拿一本《实践论》，由内屋走出，上下打量郝大平。

郝大平止住了歌声。

胡名江（向爱人，指郝大平）这人，是不是有神经病？你给他诊断一下。

郝大平（讽刺地）是有神经病，要不然为什么总是带着气？并且连介绍介绍都不知道。

王文清（自然了解，向郝大平点头）对不起，对不起……我来个自我介绍吧。我姓王，叫王文清。我在医院里工作。……

郝大平 还是个医务主任，对吗？

王文清（奇怪地）咦！你怎么知道？

郝大平 哈，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不但技术高强，而且对待病号如同亲人一般。（脱帽鞠躬。）

王文清（还礼）……你太过奖啦。请坐吧，郝大平同志！

郝大平（奇怪地）呃！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王文清 嘿！大名鼎鼎，声扬千里，不仅生产积极，还是个优秀的演员，这不就是阁下吗？赶快请坐、请坐……

郝大平 不客气……不客气……（坐在沙发上。）

王文清给郝大平倒茶、递烟。

郝大平把图纸插进衣袋，唯恐沾上水。

这时胡名江早已站在窗戶前，看起書來

了。

郝大平 王大夫，你一定看过我演戏吧？

王文清 不但看过，而且看过很多次了。你演的
· 实在太好了。

胡名江 老郝！你倒底找我有什么事？

郝大平未作答。

王文清 （向丈夫）不管有什么事，閑談談也很
好嘛！快、快、快来坐下，和郝同志談談
吧。（拉过丈夫来。）

胡名江很勉强地坐在沙发上。

王文清替丈夫倒茶。

郝大平替胡名江点烟。

王文清高兴地又搬来了椅子，自己也坐
在一旁。

郝大平 我这人就是爱說、爱鬧，說对說不对，
得請你們多担代？

王文清 干嘛这样客气啊！

胡名江 有事你就赶快說吧，時間不可以浪費。

王文清 忙什么？

郝大平 对对对。我就赶紧說。胡工程师，是这
么回事，我們大伙想研究个机器……

胡名江 （不贊成地，向爱人）你听見了沒有？他
說，他們想研究个机器。

王文清 这还不好嗎？你可要好好的向他們学习

学习。

胡名江（不愿听地）哼！（用英語向爱人說：“他們能研究出机器来，我永远也不会相信。”）“He knows machine? Any how I don't belive it.”

王文清（斜視丈夫，不滿地）你这人……

郝大平 喂喂！咱們都說中国話好不好？如果要說外国話，我也会，不信？我也来两句：
（胡乱地）西瓜子可吃。袜子鞋托别吃。美帝該死。吐他一臉鼻嚏。

王文清 嘻……你說的这是哪个国家的話？

郝大平 嗨嗨！連我也不懂。

王文清 哈哈……

胡名江（忍不住地想笑，但又怕失掉身分，只是嘴唇連連鼓动，鼻孔里发出笑声）哼……哼。

王文清 嘻……我們家里很少有这样的笑声，你这一来給我們带来了新鮮的空气。

郝大平 好好！我就撿要紧的話說吧。我們想研究这样个机器。……

胡名江（不相信的口吻）你？你要研究一种机器？

王文清（向丈夫）你就耐心点不好嗎？

郝大平 要是单凭我郝大平，不用說研究机器，恐怕連个鸡（机）、鸡、鸡蛋皮也研究不出来。这里面还有人家老馬和老張的力量哪！

胡名江（向爱人）你問他，他懂得研究机器的原則嗎？

郝大平 什么原則？

胡名江 例如：首先要学会数学，掌握經濟核算，要懂得机械法則，保証每年節約多少資金，要熟悉制图規格，保証絕對按期完成。……

王文清 好了好了。胆小的让你这些原則就給吓跑了，还怎么研究哪！

胡名江 这是最起碼、最基本的知識。研究机器这不是說笑話、鬧着玩、什么人都可以干……

郝大平 怪不得別人不敢来，經得住你这考問的，还真不多哪。

王文清 看你怎么能这样說呢？

郝大平 不要紧，不要紧，幸亏我还写了一分說明单哪，要不然我可真傻了眼。（从衣袋里掏出說明单）請你看看这玩艺，你就明白了。

（將說明单遞給胡名江。）

胡名江 （接过說明单，边看边帶笑）哼……

郝大平 （以为可以）怎么样？我說好，就是好。我郝大平从来就不騙人。

王文清 （也以为滿好）呵！（指丈夫）这回可給他一个教育，让他也知道知道群众的智慧！

胡名江 （突然冷笑）哈哈……哈哈！（指着說明单，向爱人）你看：除了差字，就是別字，連个机器的器字，也写成汽車的汽了。哈哈……歪歪扭扭，乱七八糟，标点符号都不会用，还想研究机器哪。（將說明单扔在沙发上）

哈哈……（走向一旁）哈哈……

王文清 （气的直咬嘴唇，走在办公桌前，拍着桌子）

你这叫什么态度！你笑的这叫什么腔调！

郝大平 王大夫，王大夫，你可别生气，他笑的很不错，对我很有帮助，以后我再演戏的时候，说不定就许用上。（向胡名江）胡工程师！劳你的驾，请你再笑一阵吧，我一定虚心向你学习！

王文清 （气愤地）同志们为了钻研业务，为了提高生产，不知用了多少心血，用了多少时间。即便研究的不能使用，你也应当感谢同志们的热情啊！应当帮助同志们找出经验，鼓舞同志们继续努力。可是你哪？你这叫什么作风？算得什么国家技术人员！

郝大平 （从衣袋里拿出图表）王大夫，王大夫，别着急呀！他还没看我这图纸哪，让他看了这个——（指图纸）管保叫他高兴地跳起来。（向胡名江）胡工程师，请你耐住性再把咱这图纸看看吧。

胡名江 怎么？你还不甘心！玩笑还要开下去吗！你也太不知趣了。

王文清 这怎么能是玩笑呢？你不看人家的图纸，怎么就说不行呢？

胡名江 看不看，还不是一样？如果想看废纸，到处都有。

王文清 怎么能肯定是沒用呢？你倒是看看嘛。

胡名江 任凭你說破了嘴，磨破了舌头，我胡名江决不浪費時間。（看手表）現在我的洗澡時間到了，我要洗澡去了。（解表帶。）

王文清 洗澡？你？……（本想去拦，忽然改了主意——反而坐在沙发上，思索着。）

郝大平 （急忙擋住外門口）啊呀！你……你不看我的圖紙，我說什麼也不讓你出去。……

胡名江 （冷笑）哼……（把手表放在桌上，慢慢地脫着背心）……真是无聊已极。

郝大平 我不懂什麼叫五（无）了，什麼叫六了，反正你不看我的圖紙，我……我不讓你走。

胡名江 （鼻音）哼……

王文清 郝同志啊，他不是到外边去洗澡。

郝大平 莫非他就在这儿（指地）洗澡？

王文清 不！在里屋，里边有一个洗澡間。

郝大平 呀！糟糕。——（恳求地）胡工程师，你討厭我，是嗎？——我不該乱說、乱鬧。以后我要改过。但是，这圖紙还是請你看看吧！

胡名江 （有些緩和，走在郝大平近旁）同志，以后要严肃些。

郝大平 （大有希望地）是是是……我以后一定要改过……一定要特別严肃。（肃立整整衣帽。）

胡名江 也許你会怪我对你帮助不够。那么以后

你要記住我的話：老老实實的干活，不要怕費勁。……

郝大平盡量忍耐着。不斷地嚥唾沫。

胡名江 更不要學演戲，很容易防碍生產，也就是不務正業，不要總想出風頭。什麼改造機器呀，那是瞎起哄。對你沒有好處。……

郝大平 （伸了伸脖子，嚥了一口氣）好！我……我一定記住你的話。（打開圖紙，雙手舉好，低頭，半合着腰。向胡名江遞圖紙）請胡工程師多加修改。

胡名江 （非但不看，反而變了面孔，往後一閃）噫！——怎麼，你這人不識教育，我費了這麼多唇舌，你怎麼還是……（急步走在辦公桌前，繼續脫着背心。）

郝大平 噫！我……我……倒底應該怎麼辦？王大夫！你快幫幫忙啊，先別讓他去洗澡呀！

王文清 他最近身體不太好，必須讓他多洗澡。

郝大平 （旁白）噢！怪不得人家說：夫妻總是夫妻，看起來，是千真萬確。——就算是他身體不好，看看圖紙可用多大時間？唉呀！算了吧！王大夫，王大夫！我再也不贊成你啦！

胡名江 （以為愛人改變了看法，走在愛人身旁，向愛人，指郝大平）你就別理他，這個人很成問題。（返回辦公桌前，將眼鏡摘下，放在辦公桌上。脫掉背心拿在手中，一腳踏進內屋門口。）

郝大平（失望地）胡工程师！胡工程师！有朝

一日非让你看看，工人到底能不能改造机器！

胡名江 你呀？不客气的说，你去对着机器呼吃呼吃地生气吧！

郝大平 好哇！（讽刺地）我看，你也别想研究机器啦，你去搬着脚丫子、咯吱咯吱地研究脚气吧！

胡名江（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嘻……嘻……今天我算遇见了你这样一个大活宝！

郝大平 我算遇见了你这样一个亲爱的、热情的、高贵的、伟大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胡名江 嘻……

郝大平 你还当干部哩，你当抹布吧！

胡名江 去！（猛入内屋，将门关闭。）

郝大平（眼望着内屋门，深深地叹了口气）哼！真让我啼啼哭哭、哭哭啼啼，嘻嘻哈哈、哈哈嘻嘻，你也不管我心里难受不难受？

王文清 郝同志，不必难过，赶快坐下喝茶吧。

郝大平（叹了一口气）唉！现在你还让我喝茶哪，真比让我喝汽油还够呛。算了吧！（噘着嘴）改日再见！（欲走。）

王文清 那么，你来的任务是什么？

郝大平（止步）我呀？我算知道了。要想让他帮助我，那算比让他老牛跳舞还难。可是要想让他给装一肚子气，那算比订上合同还保

險。(叹气)唉! 現在我这肚里, 已經 是 漲
滿滿的啦, 算了吧! (欲走。)

王文清 請你等一等好嗎?

郝大平 我就是再等上三天、三月、三年, 也还
是白等。

王文清 喂! 你能不能把你研究的經過, 向我談
談哪?

郝大平 (返回) 按說, 这图已經 是 差不离儿了。

王文清 (高兴地) 怎么? 已經成了嗎?

郝大平 基本上沒問題啦。这是人家刘技术員帮
助的。这分图紙也是人家給画的。今天早晨
才画完。刘技术員說, 再請胡工程师給补充
补充, 听說胡工程师明天要出差, 让我赶快
来。哪想来到这, 他可真費心, 給我补充来
补充去, 补充了一肚子……(叹气。)

王文清 嘻……你怎么不請刘技术員来一趟呢?

郝大平 哈哈! 人家刘技术員趁着今个礼拜, 正
在举行結婚典礼哪。

王文清 噢! 那么你是不是打算让这分图表, 更
好、更快一点变成机器哪?

郝大平 当然啦。可是, 你让他去洗澡去了。

王文清 嘻……只有让他去洗澡, 他才肯大力的
帮助你。

郝大平 怎么?

王文清 請你先坐下, 喝碗茶, 我再告訴你。